



六边形诗社成员诗作选登

编者按 六边形诗社以六边形为结社图腾,由孔维兵、宋圣林、顾潇等姜堰诗人发起成立。该诗社本着钟情真爱、创作敬畏、鉴赏观照、持恒追求、友善奉献、开放包容的文学追求,致力于折射生活万象,激活本土诗歌生态,促进新生创作力量成长。该诗社定期举办沙龙,不断开展“观点交锋”“实践互鉴”“思想争鸣”。本版专题选登六边形诗社成员的部分诗作,以飨读者。

孔维兵

水

逝者如斯夫。堵在水管里的水
如余生,不可能一次挥霍完

只是放出了水的声音,它曾在浪涛里
没有放出两岸的倒影,也没有白云
一条鱼跃出水面又钻入,搅乱的天空

河内,属于我的水,无声无息
它既不会显得多余,也不是必须

我来自很远的地方
前世通灵的雨或雪,落脚处偏僻

楼前那些树

渐渐枝繁叶茂,它们越来越自信
我和鸟儿都喜爱它们
石径上树影斑驳
靠近路灯的枝叶在光亮的势力范围炫耀
暗处的那几棵树,随微风轻摆
不知道它们谁更幸福,谁更寂寞
我从树下走出来,坐在排椅上
天上的圆月周围没有云
如果不是受到这座城市的排斥
它不会离我这么远
我感受到了孤独
这些树的其中一棵刚才被我抚摸过
等我离开,它里面又将开始悄悄的生长

顾潇

幼儿园

张开双臂
从老师的手上飞出来
一声“奶奶”喊得比李铁梅还脆甜
小辣妹仰头问,李铁梅是谁呀

“我今天第一名”
抢了第一却又不肯离场的小辣妹
跳着脚呼唤第三第四第六的小名
凑齐三女一男小分队
拉起手横过马路
后面跟着护崽儿的家长和一溜慢吞吞不敢鸣笛的小汽车

黄昏仿佛巨大的鸟巢
游乐场众鸟喧哗
脏脏的石子堆里翻翻捡捡
新奇和童心塞了半口袋
又滚又爬又追又跑
信誓旦旦的“我不理你了”
还没坚持到三秒

追不上娃了 索性放手吧
不做那个煞风景的老燕子
让磨穿的裤腿 磕破的唇

留一份两小无猜的回忆和底气

几年后
那个戴着眼镜坐在灯下
埋头赶作业的女孩
是无奈告别了童年的小辣妹
也是终究有了忧愁烦恼的我和你

午后

要柔软的单人沙发
小茶几上一杯热气弥漫的花茶
要一根手机充电插头
Wi-Fi覆盖到房间的每个角落
视频里小辣妹们在跳《布谷鸟》
要一缕阳光恰好斜照在书页上
那页风情万种的安娜对我抛个媚眼
要那只叫雪球的小黄狗
追得我的花裙子小辣妹咯咯笑
如此
我真想对面对的这个世界
背叛过我也爱过我的世界
表个白

沙进

流年

一夜袭来的寒流
穿越了天地尘封的记忆
孩子的哭泣和船舶的汽笛声
从火车的轻轨上迎面驶来

麦地 孩子踏着成长的歌声远去
远处 列车的轰鸣声中
篱笆院落的炊烟
爬满牵牛花的老屋
在城市的喧闹和成长的记忆中模糊

孩子辗转反侧
轻抚窗台边的冰花喃喃
都陌生了
陌生的孩子
在陌生的城市里陌生

新年

燕子还没有归来
旧燕子窝已被恭喜发财的横批覆盖
好久没有听到布谷鸟的叫声了
老家的米仓早就堆满了来年的期望
孩童在老人堆满枯叶的院子里奔跑
拐个弯,也许他们要奔向无尽的远方
呵,雪下了起来
老屋的烟囱上堆满了诗和春天

俞俊

河流的血液

太阳在凹凸不平的大地上优雅洒落

清澈的波光,不可亵渎
风一边吹
一边跟这水保持色泽,深刻交谈
这圣洁的大地上,无数无家可归的人
正探究河流的血统

鸟在滑翔,在天空恣意飞行
像一条河在雨中冒险
从它的出生到它的死亡
一切都完美,如同春风拂开的讯息
黄昏中,不系之舟启航
把河流的血液接纳进自己的躯体

冰凌

等那寒风催眠大河
有的冰凌,已悬得很长
雪亮宝剑,露出锋芒
踞于老屋檐下
有那么几根,未等我凑近
就碎在无声之处
像儿时那些薄梦
哭醒在母亲温热的怀里

若你问我哪一根像我,心中的冷
我实在难以指明
童年的我太过莽撞
青年时我太过随意
后来的我太过功利
辜负了太多太多
以至于,如今的冰凌
已无一处可寻

江西容

元旦辞

时间盒里的时间不请自来
枕头让我如约醒来
太阳沉浮自若
最怕的是再次虚度
插进的一抹光线抓住我

千万条路挤兑着时间
一元始万物新
不远处游蛇蜿蜒信步
我看见臃肿巨舰
驶出无言的斑斓

献给每一条河的祝词
铺满皎洁的纯真
那执着跳动的脚步
映出人间无邪
和追逐的希望

冬至,不过是个影子

空宅不空了
诸路神仙,中间坐着祖上
元宝 银锭 纸船
烟霭中 冬至伸长脖子

所有的斋祭齐整规则
筷子比桌椅更拘谨
天空写着巨大的谎言
香烛 纸烟
冬至连不成一片
瘦长冷清的云
挂着低矮的村庄
一步一步拖进长夜
道不尽人世 分不清阴阳

高树华

唐古拉山口

唐古拉山口,下车吹吹风
站台上,有雪飘过
我刚经过的清水河
藏羚羊出没的身影
与牦牛飘逸的眼神擦肩而过
河水仍被厚厚的冰层覆盖
这六月的风,向四野散开
有高出翅膀的自由,而我们
被囚困于一隅,看不到尘世的辽阔

在可可西里

在可可西里,白云站在山上
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藏原羚
站在山上,兀鹫也站在山上
它们盯着草原上每一位过客

风吹不走它们
在可可西里,草甸从山谷铺到山顶
雪从脚下,一直铺到天边
一只野牦牛,踩在雪线上
注视着远山,一动不动
眼神像夕阳下的经幡
飘忽不定

宋圣林

在永庆寺

我慕名而来的时候
晨雾还没有完全散去
凤凰镇永庆寺的两扇大门
像僧人的眼皮刚刚睁开

穿过前厅,正想跨步往里去
一名管理员拦住了我
我说今天没带现金
他说,可以扫微信,刷支付宝

此时
我刚好
一脚门里
一脚门外

再一次写到雪花

再一次写到雪花
我的思绪像雪花一样轻盈
雪花的快乐,自上而下旋舞
我的喜悦,则是由下而上
雾气一样蒸腾
终有一天,它还是会
再一次化身为雪花
再一次,像四处漂泊的游子
赶在冬末春初
回到生命的源头
回到朝思暮想的故乡